

14 风雨飘摇时宋美龄返台

26 沥川邀我看画展



不说已知
只说未知

1949年5月,蒋介石孤身来台,于6月25日从南部辗转北上后,首度入住草山宾馆并作为临时官邸,他随即主持召开东南整军会议,何应钦、顾祝同均与会,蒋介石指派陈诚整理军队。当时宋美龄仍在美国未归,眼看大厦将倾,蒋介石心中的无奈可想而知。

接收后的草山宾馆大致维持日据时期的原貌,草山宾馆位居后山,隐秘性与安全性都比较高,同时宾馆修造了防空洞、密道,坚固又神秘。

只是当时台海局势动荡,美方断定蒋介石政权已经垮台,早在蒋介石还在南部停留之际,美方就已陆续传出接管台湾之消息,美国总统杜鲁门急于摆脱蒋介石,希望与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。

蒋介石无奈之余,痛批美国让他一败涂地,他气愤地在日记中写道:“如果以武力干涉或是侵台,则余必以武力抵抗,宁为玉碎,不以瓦全。”但知道美国还是自己重要靠山的蒋介石,也在日记中不无期待地表示:“确保领土(安全),尽我国民天职,(台湾)决不能交归盟国。如彼(英美)愿助我力量共同防卫,则不拒绝。”

但杜鲁门此时已毫不忌讳对蒋介石的厌恶,他指责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贪腐集团,称蒋政权的终结只是时间问题,拒绝向蒋介石提供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。1949年8月5日,就在蒋介石启程赴韩国打算争取支持区域联盟之际,美国国务院发表了《中美关系白皮书》,几乎正式宣告放弃蒋政权。

表面上看,蒋介石沉着应对,他“观月听涛,谈笑自若”,似乎不受影响,但他在个人日记里痛斥杜鲁门发布白皮书的做法“可痛可叹”“幼稚无知、自断其臂”,说这是中国“最大的国耻,也是最后的国耻”。

事实上,美国打算发表一份检讨

蒋政权的白皮书,已酝酿一年多时间,蒋介石听到消息时,要求叶公超、顾维钧竭尽全力让美国收回成命,在美国的宋美龄也积极活动,希望美国搁置这份弃蒋文稿,不要发表。不过在国务卿艾奇逊的拍板下,白皮书还是如期公布并引发轩然大波。但宋美龄仍在白皮书发布前取得校正稿本,并在8月初派员带回台北,供蒋介石参阅。

白皮书发布后,台湾全岛动荡,为争取支持,蒋介石没有发动舆论反击,仅通过声明强调“严重异议”,指出白皮书有损双方友谊与民主目标,却仍感谢美国的支援与友谊。但他在日记里不得不承认,“美国对华白皮书之发表,实为我国民族与革命最后最凶之一击”。其影响之恶劣“比之俄史侵害我国、制我死命之毒计为更恶也”。

蒋介石之所以委曲求全,是因为当时台海形势紧张,甚至在1949年12月,美国已用官方文书正告蒋介石不会再有美援,不打算有任何军事介入后,蒋介石仍让陈诚去职,重用亲美的吴国楨、孙立人,希望换取美国的谅解。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,“此无异再冒险一次也”。

1949年12月8日,蒋介石正式从成都抵台,由于士林官邸尚未准备好,他再次住进草山官邸。当时美国参众两院虽然在“国府”努力下通过了《继续援华方案》,麦克阿瑟也声援蒋介石,强调台湾作为“太平洋上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”,对西太平洋防线至关重要。但杜鲁门于1950年1月5日声明美国不准备用任何方式干预中国内战,不会军援蒋介石,更不会卷入中国内部冲突,未来也不打算给在台军队提供任何军事援助,至于艾奇逊除了讥讽蒋介石是“离弃大陆逃避海岛之难民”,也表明美国在东亚防卫半径范围,不包括韩国与台湾地区在内。

如此强硬的表态,加上连续的撤侨弃蒋、弃台动作,台湾被解放只是时间问题。宋美龄在不断地吃杜鲁门与白宫闭门羹后,在美停留一年多的她于1950年1月13日搭机返台,与蒋介石同住草山宾馆,蒋介石感激宋美龄“在此危急存亡之秋,毅然回国共患难”。

但如《蒋介石日记》所记载,“近时国际环境险恶已极,国家前途更觉渺茫,四方道路皆已断绝,美、俄、英各国政府皆以倒蒋扶共,灭亡中华民国为其不二政策也”,“此时内外环境实为最黑暗中之黑暗”。

加上美国驱蒋自立的政变压力仍在,国民党内部暗流涌动,被蒋介石免除台湾省主席职务的陈诚,多次质疑蒋介石“专制、独裁”,对前线军队干预过多,并一再请辞蒋介石指派的各种军政职务,言辞动作激烈。在内外夹击下,蒋介石的脾气暴躁,据说1950年5月间,蒋介石还曾致函杜鲁门,如果他下台的确有助台湾形势的改善,他愿意再度下野。

(摘自《蒋介石后传:蒋介石台湾26年政治地理》师永刚 方旭 著)



虐心的爱
残缺的美

“是这样,画展下午4点开始,新闻界的人也会来。我和他关系不错,他要我准时去捧场,7点钟还有个酒会,他希望我参加。”

“也就是说,咱们要在那里待至少4个小时。”

“如果你来帮忙,我就不需要待4个小时了。”

“是吗?怎么个帮法?”

“咱们4点钟去,1个小时之后你说你头昏,咱们就可以出来了。”

“头昏?这是不是太假了?”

“假不假就看你演得像不像了。”

“没问题,沥川。看画展有着装要求吗?比如燕尾服之类的。”

“有,要着正式晚装。”

“那好,演戏的事儿我干,道具钱你出。”

“等着我,我来接你。先吃饭,然后去shopping。”

“我在学校门口等你吧。我正好看要去校门口寄信呢。”

20分钟后,沥川开车来接我。

他仍然穿着一套纯黑的西装,里面穿纯黑的衬衣,系着紫色领带,身段修长,优雅得体。我想,这样一个人,只有一条腿,又刚从医院出来,都不能打动那个画家,让他在画廊里少待一会儿?我感到肩上的担子实在太重。

沥川带我去了一家日本料理店,他爱吃sashimi,我爱吃烧鸡块。吃饭时我问他忙不忙,他说事情都在医院做完了。我们没在饭店里久留,因为我不想让他坐得太久。

之后我们去了一家服装店,名字不知是法文还是意大利文。沥川站在一旁看杂志,我去试晚装,试了七八件都大。

沥川要带我走,女老板说:“这位小姐的身材实在太小,如果你们

不介意,我可以带你们去二楼‘青少年部’看看。”

沥川说:“您怎么不早说呢,她就是青少年。”

女老板给我选了一件纯黑连衣裙,有一圈紫色的蕾丝,露出半个胸。我穿上一试,十分合身不说,竟还显出几分性感。女老板又给我配好胸罩、手袋和鞋子。

沥川拿出信用卡,女老板去刷卡。

汽车驶入一个窄巷,出了巷口,眼前出现一座豪华的大楼。我们在大门口下车,沥川把汽车钥匙交给保安。

“你朋友画的是什么风格的画?”又不是奥斯卡颁奖大会,怎么我觉得有些紧张。

“噢,他是Pomo。”见我不解,他又说,“Postmodern. 后现代风格。”

我对前现代都一无所知,更何况后现代?

“你什么也不用说。”他安慰我,“只管假装看画,无聊了就吃牛肉干。”

上车前,他给我买了一袋牛肉干,是我最喜欢的零食,塞在新买的手袋里。

“这不合适吧。”我说。

“怕什么,这是后现代画廊。”他拄着双拐,专心走路,我走在他身边。

画廊的门口站着一排人,其中一个长发披肩的青年男士快步迎过来:“沥川!”

“没迟到吧。”沥川上去和他握手,介绍我,“这位是谢小秋小姐,大学生。这位是江横溪先生,知名画家。”

我们握手,问好。

江横溪的身边站着他的太太,一位年轻的女士,她面庞惊艳,头发高高地绾起。

“季连。”沥川伸手过去,“好久不见。”

两人握了手,沥川介绍我:“这是谢小姐,谢小秋,英文系学生。这是叶季连女士,国画家。”

“幸会。”我说。

“幸会。”叶季连笑着过来拉我的手,“小秋,你在哪里上大学?”

“S师大。”

“沥川,我们给你单独准备了沙发,你现在需要休息一下吗?”她看了一眼他空空的右腿,略感震惊。显然沥川绝少在正式场合不戴假肢。

“谢谢,不用。”

这时又来了一个中年人,着灰色西服,表情神秘孤傲。叶季连忙说:“我来介绍,这位是韩子虚先生,紫草画廊的老板,知名画家、古玉专家。”

然后叶季连又介绍沥川:“这位是王沥川先生,CGP Architects总裁,建筑设计师,哈佛大学建筑系高材生,去年法国AS-4建筑设计大奖得主。现在,他在中国有50多个设计项目。”

(摘自《沥川往事》施定柔 著)